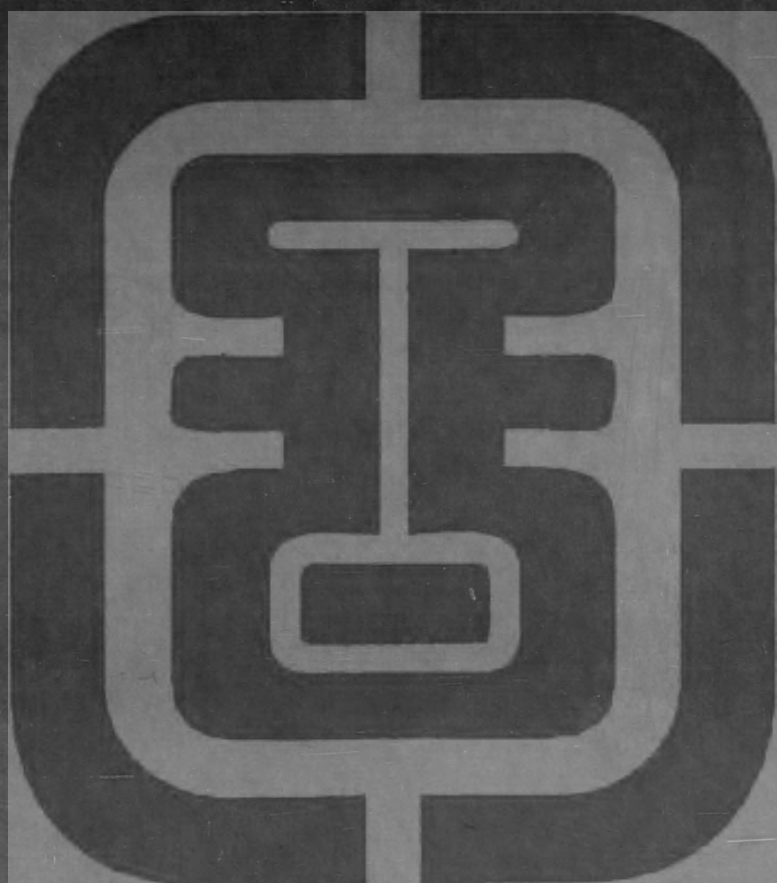


文



嘯旨分序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闕一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舜演之爲琴與禹自后迺廢續有晉太行山僊君孫公獲之迺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得少分其后湮滅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句權輿正畢

有十二灋

外激

內激

含

藏

散

越

大沈

小沈

仄

叱

五大

五少

皆在十五章之內則嘯之妙音盡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內定心目外息我且不競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常定然後可以議權輿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喪其神亡其身玉液傍潤靈泉外灑調暢其出入息端正其唇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寂寞之間而後發折撮五大

陽山巽氏文考

之精華高下自恣無始無卒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衆音之發調令聽者審其一音也耳有所主心有所擊於情性和於心神當然後入之**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脣而激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

內激用舌以前灋閉兩脣於一角小啓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

含用舌如上灋兩脣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含而不散矣

藏用舌如上灋正其頰輔端其脣吻無所動用

而有潛發於內也

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如兩椒大開兩脣而激其氣必散於為散也

越用舌如上灑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氣絕用口如言失字謂之越也

大沈用舌如外激灑用氣令自高而低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沈也

小沈用舌如上灑小過其氣令揚大小沈屬陰命鬼吟龍多用之

陽山韻文卷

天用舌如上灑如言疋字高低隨其宜

叱用舌如上灑如言叱字高低隨其宜

五太者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為之五大八九五少為應故為之大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看之本謂聲者皆不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君使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亂

五少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權而言五太為陽五少為陰用聲之至詳而后發凡十二灑象一歲十二月內激為黃鍾外激為應鍾大沈為太簇小沈為夾鍾五太為姑洗五少為

仲呂散爲蕤賓越爲林鍾凡爲夷則此爲南呂
含爲無射藏爲大呂律呂相生而成又此則十
灋二之首也

流雲章第二

流雲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也淫潤
流轉妙中宮聲沈浮起伏若龍遊戲春泉直上
萬仞聲遏流雲故曰流雲此當林塘春照晚日
和風特宜爲之始於內激次散自含越小沈成
於足叱且吾少則流雲之旨備矣其音有定所
之若龍若虎若蟬若鬼一發之后更無難撓亦

陽山顧氏文房

由易之有可適亦謂云凡十二嘯之變態極矣
夫琴象南風笙象鳳嘯笛象龍吟凡音之發皆
有象故虎嘯龍吟之類亦音聲之流今所序故
於后

深谿虎章第三

深谿虎者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之也
雄之餘怒之末中商之初壯逸寬恣畧不屈撓
若當夏鬱蒸鬱果四合特宜爲之始於內激既
藏又含外激而沈終於五少而五太則深谿虎
之音備矣

高柳蟬章第四

高柳蟬者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也飄揚高舉
繚繞縈徹咽中角之初清楚輕切既斷又續華
林修竹之下特宜爲之始於大沈次以五少激
散越繫而令清終以小沈則高柳蟬之音備矣

空林夜鬼章第五

空林夜鬼者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而寫之也
點柳蟋蟀鐵竊璫絕輕不舉纖不滅中徵之餘
濃雪晝暄淒風飛雪之昔特宜爲之奏之當以
道灑先呼羣鬼聚於空林之中遞爲應命心當

危危然若有所遇始於內激次以五少三去宮
商耳以越連之則空林夜鬼之旨備矣

巫峽猿章第六

巫峽猿者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幽隱清遠
若在數里之外若自外而至自高而下雜以風
泉羣木之響迥然出於衆聲之表中羽之初日
映空山風生衆壑特宜爲之初以內激切切五
連之前二緩而清後三急而高錯總偏此則巫
峽猿之旨備矣

下鴻鵠章第七

下鴻鵠者出於師曠清角之旨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也其聲寬綽浩渺不絕以節洪洞不絕既上未上寬大內外聞而樂之輕浮適急聞而惡之嘗奏則求此一一聽之受惡分明鴻鵠下矣且善嘯無其聲至遠不越數百尺鴻鵠翔於冥冥之間曷由聞而下也蓋激氣出於辱齒之間妙聲轉於風景之際則風景和則元氣下降翔雲之間游元氣之上有不隨而下哉若高秋和風景麗特宜爲之先以外激翔風數十發聲次以正叱然後純以五大終以散越成

陽山顧氏文苑

之三奏而清風臻五奏而流雲卷九奏而鴻鵠降則下鴻鵠之音備矣

古木鳶章第八

古木鳶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飛舛哀咽洪洞繚遠若有所不足鬱鬱振蕩適斷又續寒郊原野陰風若霧特宜爲之始於內激長引之次正叱又散則古木鳶之旨備矣

龍吟章第九

龍吟者龍吟水中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深沈鬱沒重厚濕潤高不揚不殺聲中宮商傍映

崑巒俯對潭洞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含又藏具大終以沈則龍吟之旨備矣

動地章第十

動地者出於公孫其音師曠清徵也其聲廣博宏壯始末不屈隱隱習習震霆所不能加鬱結掩遏若將大激大發又以道灑先存以身入於太上之下鼓怒作氣呵叱而令山嶽俱舉將手出于外夫坤儀至厚地道至靜而以一嘯動之不亦異乎然有所動之何者夫人心志而發平氣氣激於外而成於聲聲含太宮太商自然與

陽山顧氏文房一

四氣相合則呂動律應陽行陰伏必陽藏而動陰陰藏而動陽當藏而動之則振發不定地居陰陽之上焉有所負者動而所据能息哉然則聲作而見動地之道知音樂之有感不必與震動然後謂動地之聲地氣閉涸煙凝陰沍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以大沈藏含悉作動以五大成之則動地之音備矣

蘇門章第十一

蘇門者僊君隱蘇門所作也聖人述而不作蓋僊君述廣成務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非有以

成聲音作程品也昔人有游蘇門峯聞鸞鳳之聲其音美暢殊異假爲之鸞鳳鸞鳳有音而不得聞之蘇門者焉得而知鸞鳳之響后尋其聲迺僊君之長嘯矣僊君之嘯非止於養道怡神蓋於俗則致雍熙於峯則致太平於身則道不死於事則攝百靈御五雲於萬物則各得其所感應之效莫近於音而僊君得之至於飛走禽獸嘯之末者晉阮嗣宗善嘯聞僊君以爲已若往詣焉方被髮握聖籙再拜而請之順風而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僊君神色自共竟無所對

陽山僊氏文房

籙因長嘯數十聲而去僊君料籙固未遠因動清角而嘯至四五發聲籙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聲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至不可勝數籙既懼又喜而歸因傳寫之十得其二爲之蘇門今之所傳者是也深山大澤極高極遠宜爲之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瀟備舉方少得蘇門之音矣

劉公命鬼章第十二

劉公命鬼僊人劉根之所爲也昔劉根道成雅好長嘯爲太守所屈因嘯召太守七世之祖立

至其聲清淨徑急中人已下惡聞之雖志人好古嘯者多不隸習以故其聲多闕後之人莫能補者謂之元剛格先以五少之三去宮商次用內激大小沈終以仄叱則劉公命鬼之聲備矣

阮氏逸韻章第十三

阮氏逸韻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韻放逸故曰逸韻用灑多比權輿與流雲之鱗軋十二間無約束多散越大雅君子與常才齷齪者皆宜聽之天氣清肅氛垢之外迺可雜填箎俗態之樂鄭衛入耳善嘯者多能爲之林泉逸人每爲呼風

陽山顧氏文房

亦偶作一韻灑寄在衆之中與矩則短之與盡則止則阮逸韻旨備矣

正章第十四

正者正也深遠極大非常聲所擬近代孫公得之人未之聽致平和而却老不死者此聲也今有義亡其聲

畢章第十五

畢者五聲之極大道畢矣堯舜之後有其義亡其聲

嘯旨終

肅旨不著作者氏名觀其命辭殆似出於唐人而今不可考矣是書人間罕傳書序謂王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其說誕妄不經惟十有二灋及載孫登阮籍則誠可謂得嘯之旨者序又謂登無所授而籍之後湮滅無聞予向嘗以使事道經洛陽遊蘇門山訪孫阮遺跡思鸞鳳之聲不可得聞爲之快悒夫人之聲卽天地之聲也人有古今而聲無古今是書旣行安知山林之下無孫阮者出然則豈終於湮滅

陽山朝氏文房

而無聞也哉正德庚辰虎丘老樵都穆跋

夷白齋書
本重雕

文錄

眉山唐庚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
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
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
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
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
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

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
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
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
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
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
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竒石未為極勝

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

予惠州詩亦示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
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
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
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
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灾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實搜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

陽山顧氏文房

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杜子美祖木蘭詩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江海以揀焚焚收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間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怨矣故謂之詩

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律傷嚴
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
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
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
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
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
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
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
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
如此乃是

陽山顧天文房

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
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
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
謂之知經則不可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
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
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
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鬚鬢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重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

陽山顧氏文房

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關子東一日寓辟灘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
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
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
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
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
搖手皆舞名也

南征時賦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
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苦爲侯是非千秋
萬歲分候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
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闊
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
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
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

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爲詩是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志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凡三十

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
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
桂王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
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
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
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卧麟力請官祠
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集者
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行強行父幼安記
文錄終

夷自齋舊
本重雕

陽山顧氏文房

深雪偶談

天台方嶽 元善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
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
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
自不可掩榮木之奄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誅
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羨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
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
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

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平然榮木貧
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
牽合之論真知淵
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嚼木填海之
喻睠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
得爲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
不著年號爲耻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
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顧謂其切於事
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旣變音節已殊將自
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以寶

陽山顧氏文房

喻軀軀失則寶亡矣坡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
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
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
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
可謂砭流俗之膏盲矣以軀爲寶殆與斯言對
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賈閔仙燕人產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
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
深者寂入仙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
固於劫灰之上冷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

踰紀沉咀細繹如芊葱佳氣瘦隱秀脉徐露其
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斲三折肱爲良醫豈
不信然同時喻臯顧非熊繼此張喬張蟪李頻
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紙上北百隨其所得
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
僊所謂辨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
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
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僊非附寒澁無
所置才坡公不細考亦然其言獨非叛道者歟
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擠而實子則歸敬閬僊

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哲陶潛韓愈
柳宗元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
嘗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
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
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
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
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
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

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檐耳作觀碁詩記廬山
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碁聲云五老
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
不聞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唯聞
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
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

陽山顧氏文房

周不論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惟
黃之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
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
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
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却不主於滑稽耳本朝
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
雋未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
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但左邊
袖肘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
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

來未可知要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
深窮則與後二詩遂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綺
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
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
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
懽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綠封事
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
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
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
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易山雁氏文房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
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
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坡公月夜與客
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
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
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
下洞簫聲中著此句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
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
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栢影

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
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淳祐初僧友自
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
小厖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侶行溪
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
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
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
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
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
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既

陽山雁氏文房

亡余亦就老悵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
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為難工不爾不謂
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
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為不朽卒之無所容
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
一夜窻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
唐人似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吏人無一事坐
看山鳥喫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
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見處

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
冬夜領聯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
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
摘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
鄙要未得爲謔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
開時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
飲散那逢月在花格卑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
陳去非嘗用鄭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詩日暮紫
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陽山顧氏文房

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遠豈如吳融雪綻
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
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
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嫋嫋
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
燒銀燭照紅粧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
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
詩要須道路臨岐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

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
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
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
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唐
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
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易山顧氏文房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
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
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
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
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
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
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
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
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

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
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余兒在孫年
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千里駒也不
幸爲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氣未定
墮其危機旣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
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
有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爲苦陰而族里聞
若不聞未知炎涼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論存歟
否耶孤猿憶子抱樹酸號塗旅之人聞三聲而
下淚余雖負譴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

陽山顧氏文房

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
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責且告世之仁人君
子共知前輩行事槩如此云

林廬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徃徃精
睨始能逼真而閑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
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乍當暖景飛仍
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迴風逆
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
余曩憇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
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樣畫作黃金

便面花閑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誰家兒
童愛把檐榆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爲誰
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荏
苒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
爭高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
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
閑澹有之獨恐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
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
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

陽山羅氏文房

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
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
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
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翫實領懸悟能
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無復遁疾
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

坡公所評亦宜窺翫領悟毋忽焉可也坡
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
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
足並驅也坡公海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

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旣昌一豨一句滿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蹕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二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論也

陽山顧氏文房

太常博士凡全先生王公名深字身甫有落梅小詞踈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與伴春終肯于紅底怎着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柰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潛夫愛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藁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軒輊也予少即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

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宅落盡向今宵過此身
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
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
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
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木竹居迄就寔焉其
所為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
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
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
不遠

應次遽字正子嗜酒踈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雪

陽山雁氏文房

意嬌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
見倚竹偎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為伴韻
遶香篝暖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為人別去二十
餘年一見傾倒予戲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
異時容以梅闋賁予刊藁否乎正子起謝且喜
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
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
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權在矣
公捷筆賦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

放直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迄後謝如月在柳稍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多一時美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也

深雪偶談終

夷白
宋
本重雕

